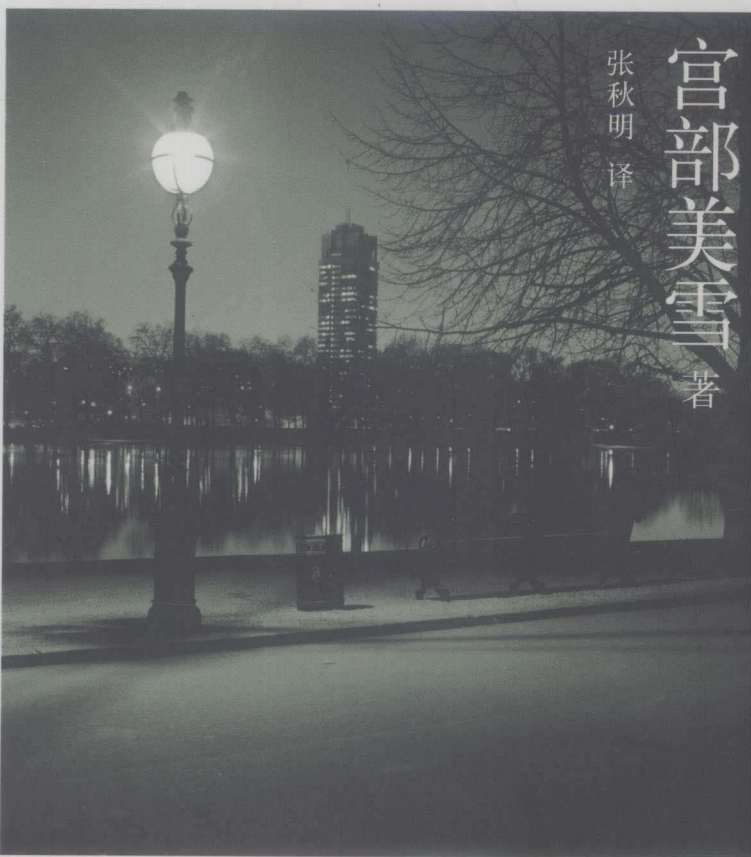


# 模仿犯

BOOK2



张秋明  
译

宫部美雪  
著

Miyabe Miyuki

“没有相当智慧的人犯不出完美的罪行：真正完美的犯罪，必须以绝对的恶为基础。”

南海出版公司

# 模仿犯

BOOK2

〔目〕 宫部美雪 著  
张秋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仿犯BOOK2/〔日〕宫部美雪著;张秋明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6

ISBN 978-7-5442-5712-1

I. ①模… II. ①宫…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908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136

MOHO HAN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01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模仿犯 BOOK2

〔日〕宫部美雪 著

张秋明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锐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40千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712-1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BOOK2

首先的疑问是，我们所看见的，真的是他们原来的面目吗？

——小约翰·W·坎贝尔：《如影随形》

栗桥浩美第一次杀人是在他十岁生日那天，当时和平就在他身边，是和平教他杀人方法的。

和平是转学生。小学四年级的春天，他从岛根县松江市搬到东京练马区，并从新学期起和浩美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班级，而且坐在一起。他们立刻成了“好朋友”，不久便犯下第一起“杀人”勾当。

浩美生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和平则是同一年四月三十日生，算是稍年长的“哥哥”。浩美和父母住在东京练马区，从来没离家过；而和平从小就在全国各地跑。和平解释是因为他父亲的工作所致。

因为有一个不断调职的父亲，和平在浩美眼里成了十分值得尊敬的朋友。那个年龄的小孩，尤其是对男孩而言，父亲的工作就决定了小孩本身的价值。

浩美的父亲经营一家小药店，母亲也帮忙看店，夫妻俩努力维持小生意。这是父亲从祖父手上继承的家业。

既然是祖上的事业，与其说是药店，不如说是街坊的药店才对，它其实也是一家亲切的老店。有时老人会拄着拐杖来买治腰痛的贴膏，有时修路工人会来买营养饮料就地喝起来，有时半夜十一点还会有邻居来敲门，因为小孩突然发烧想买冰枕等，它就是这样一家方便的小店。

浩美在上初中之前，一家人就住在这座木质楼房里，一楼的一部分充作店面。房子有三十多年历史了，整体看来陈旧，到处有伤痕。浩美没见过祖父母，但家里留下了很多他们使用过的东西和收纳衣服及日用

品的纸箱。那些东西塞满了仓库、衣柜和橱柜上方。所以不管他怎么整理，房间就是收拾不干净。

他好几次试着想把衣柜和橱柜上面的旧东西拿出来扔掉，每次都被父母责骂，但他还是无所畏惧一试再试。尤其是看到和平和父母居住的公寓，到处收拾得干净清爽，不像自己家总是堆满泛黄的纸张、布片和纸箱杂物等，他恨不得放把火烧掉这一切。

为什么自己家不能像和平家一样干净漂亮呢？为什么家里没有沙发椅呢？为什么墙上要挂着制药公司送的难看又土气的月历呢？为什么房间角落里总是堆放着纸箱呢？为什么棉被总是摊开不叠起来呢？为什么厕所不是西式的马桶呢？

为什么爸爸不是大公司的职员呢？

和平的父亲好像很忙。周六下午和周日到和平家玩的时候，他父亲几乎都不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打高尔夫球。和平的母亲总是穿着及膝长裙，露出丝袜下漂亮的脚踝，上身则是色彩艳丽的衬衫和毛衣，一脸亲切的微笑。拿出来点心不是亲手做的，就是从市中心那家有名的店买的，或是谁送的。不只是点心，和平家经常有别人送的东西，有时是高级洋酒，有时是水果，有时则是漂亮的桌布。

浩美在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三年中，都与和平同班。其间和平总是说，反正爸爸随时会调工作，大概初中会到其他地方就学。分离对浩美而言是件痛苦的事，却也让他心动。到其他地方……下次或许是大阪，或是福冈，也可能是札幌。只要和平搬家，自己就能去他家玩并住宿。和平的母亲之前都会邀请他，所以他要跟和平做好朋友，将来和平才会邀请他到各地去。这种可以获得特别待遇的感觉深植在浩美小小的心上。

随着这种心情，想象越扩越大。他甚至幻想自己到和平的新家做客时，东京忽然发生大地震，父母过世了，那栋破旧的房子也化为灰烬。于是和平一家对孤苦无依的他张开温暖的怀抱，从此他与和平成为兄弟……

如果真能这样，那该多幸福！浩美心想。那样他就可以在别人的家、

别人的境遇、别的人生旅程中重新活过。

但现实是，和平和浩美进入同一所初中就读，是地方公立学校。两人虽不同班，但教室相邻。

和平说他父亲错过了今年的调职，还说今后可能也不会调到其他地方了，就定居在东京。根据和平的说法，他父亲这算是“升迁”。

于是浩美关于大地震的幻想成了脱离现实的梦。他想，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成为和平家的一员了！但是只要自己能成为孤苦伶仃的一人，只要父母离开人世，和平家还是会张开双手迎接他。

于是他想起了好久没有想到的“杀人”，他与和平一起完成的第一次“杀人”，在他十岁那年。

那是对浩美真正有效的“杀人”。当时他的确杀了想要杀的人，所以他认为这次不可能不成功，只要和平肯帮忙。

一天，他忍无可忍，对和平说了：“我希望父母能够死掉，你说该怎么做？”

没想到和平一脸惊讶地说：“父母死掉的话，不是会有麻烦吗？”

“才不会呢！”

“会。如果被亲戚领养，日子会过得更惨。更糟糕的是，可能会被送进孤儿院。”

“孤儿院？”

“没错。没有监护人的小孩都是在那种地方长大的。你不能再像刚才那样乱说话！”

浩美失望得说不出话来。和平竟然没说：“如果你没有了父母，可以来我家。”

“那么就不能杀他们了。”浩美低声说。和平一脸正经地盯着他的脸，然后笑道：“杀他们？你是说小时候做过的事吗？”

浩美点点头。

“那样并没有人会真正死掉啊。那只是一种诅咒。”和平的笑容跟他母亲的一模一样。他这个外号也是因这张圆圆的笑脸而来，就像和平标志，可爱得没话说的笑脸。



“你说是诅咒……”

“是啊，只是诅咒。可是对你有用吧？那就够了。”

那一晚，浩美难得做了噩梦。那是小时候常做的梦，自从十岁那年“杀人”以来就没有梦过。他再度做起那个噩梦，都怪和平。和平说那个“杀人”只是个“诅咒”，所以他发现应该被杀死的人其实没有被杀，于是噩梦再度出现了。

梦中出现了一个小女孩。那女孩扑向正在睡觉的浩美，想要撬开他的嘴钻进去。她想附身在浩美身上。

女孩的手很小，而且冰冷柔软。可是她拼命扳开浩美上下颚，力气比大人还要大。尽管告诉自己这是梦，浩美的上下颚还是感觉到女孩手指的力量。在企图进入浩美体内的过程中，女孩不断低吟：“还给我，把我的身体还给我。这不是你的，是我的。”

浩美大叫一声醒来。已经是初一学生，居然尿湿了一整床。因为害怕与羞耻，他趴着哭泣。

浩美知道噩梦中的女孩是谁。梦中的女孩有着和他一样的脸。

浩美的父母也很清楚那女孩。母亲至今还不时流泪悼念那女孩。

女孩是浩美的姐姐，出生一个月就夭折的栗桥家长女。为了纪念她，父母让两年后出生的长子沿用了她名字弘美发音“hiromi”，只是把汉字改成了“浩美”。

浩美成了社会公认的独生子，是栗桥夫妇钟爱的儿子，是栗桥药店唯一的继承人。但是在家里，他始终背负着 hiromi。他就是这样长大的。

杀 hiromi 是和平教他的，而且曾经成功了。可是因为和平的背叛，“hiromi”再度复活，两个人又开始过一起的人生。

他想要跟和平说这件事，说 hiromi 回来了，却说不出口。和平说“父母死掉的话，可能会被送进孤儿院”时想当然的神情，让他觉得和平已经离他远去。告诉他 hiromi 回来的事，只会被笑话吧……

他不想被和平取笑。他不希望和平认为，你是小孩，是个胆小鬼！

不久，栗桥家有了改建计划。浩美并不知道，但是他父母已经谈了

很久。

早就受不了又脏又旧的老家，浩美实在是太高兴了。就算不能成为和平家的一员，至少也可以跟和平家一样住在漂亮的房子里。

那一年新家终于改建好了，店面也焕然一新。可当他们从租的地方搬回新家时，浩美发现家里的摆设没有多大改变。祖父母那堆东西还是塞在新的衣橱里，占领了新的橱柜。家里还是堆满了装商品的箱子和库存药品。栗桥药店变新了，但来的客人还是一样，不是满口粗鄙的工人，就是装了假牙、说什么都听不清楚的老人！

浩美初二那年暑假，出了一件事。替外出的父母看店的浩美，打了一个来买药的老太太。虽说只有十四岁，毕竟是男孩，而且用尽力气殴打，把老太太的两颗门牙打断了，老太太跌倒在水泥地上时还跌断了腰骨。

浩美对父母和派出所警察都三缄其口，绝口不提殴打老太太的理由。老太太已经八十七岁，身体十分虚弱，很难从她嘴里问出事情经过。结果这反而救了栗桥浩美。

幸亏负责调停商店街问题的民意代表，即超市老板，跟栗桥药店关系一向不错。这个老太太又经常在他位于栗桥药店附近的超市里拿东西不付钱，其他商店也常抱怨只要老太太一个人出来买东西就会闹出纠纷。所以问不出老太太的说辞也是幸运，民意代表直接将此事当作意外事故而非伤人案处理。老太太是自己不小心跌倒受伤的，而非被打。

可是浩美比谁都清楚，真相并非如此。他是因为老太婆又脏又凄惨，而且连续三天都来买浣肠药而生气揍了她，而且他下手时心里还想着“死了活该”。

真正的心情，浩美只能对和平一个人说。其实正确说来，是被和平看穿了。

“那件事应该不是意外事故吧？是你揍了人家吧？”和平问。

浩美沉默不语。和平看了他好一阵子，然后笑了。他笑容明朗地说：“算了，不必在意。我也讨厌肮脏的老太婆。你没有做错什么。”

这时，浩美觉得和平不是安慰他，而是夸奖他。

和平还是懂，他了解我，他跟我是一类的。

于是他们仍是好朋友。和平的成绩一向比浩美优秀，之后两人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见面的机会减少，情谊却未受影响。但终究是命运弄人，两人最后还是分开了。

不对，他们不是分开，而是引发了另一起新的“杀人”。

这次不是诅咒，被杀的人无法再复活。这一次是真的杀人。

一九九四年三月一日。

练马区春日町七丁目的荞麦面店“长寿庵”门口摆满了商店街公会和老顾客送来的花篮，庆祝新店开张。

这一天也是老板高井伸胜的生日，他五十八岁了。平常根本没想到要过生日，这一回生日刚好跟期待已久的新店开张是同一天，感觉有特殊意义，所以一早开始老板的表情就因为双喜临门而开怀不少。

长寿庵是高井伸胜三十岁那年开的店，他租用此地的房屋，将一楼改为店面。房东以前也经营过餐饮业，因为欣赏有意独立开店的伸胜，不仅为他介绍师傅改装店面，还介绍他到地方信用公会贷款，前前后后帮了不少忙。

近年来春日町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住宅区，未来商机可期。大家之所以帮助长寿庵和高井伸胜，不是为了投资或赚钱，而是因为喜欢高井伸胜的为人，才主动伸出援手。伸胜是个像石头一样寡言的人，但是他那种认真工作的态度赢得了许多长者的信赖。尤其是在他当学徒时，助益良多。

其实如果伸胜嘴巴甜一点、更有女人缘，说不定能更早独立开店，所以也不能说他年轻时受益颇多。本来伸胜是在神田多町的胜寿庵拜师学艺，老板夫妇有意将独生女嫁与他，让他继承家业。不料女儿不惜离家出走也不肯答应，老板夫妇也只好作罢。伸胜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当时却深深受到伤害。加上他对老板的女儿也有一丝爱慕，伤害更是不在话下。

伸胜决定辞去胜寿庵的工作时已经二十八岁，虽然拥有独立开店的技术，却苦于资金不够。胜寿庵的老板将他介绍到赤坂的荞麦面店工作。

当时这家店的一个老客户在练马区拥有很多房产。那人看上伸胜的手艺，和老板商量，提出让伸胜独立开店，这就是长寿庵的缘起。伸胜离开胜寿庵后，命运也跟着展开。

铁皮屋的长寿庵开店不久，就有亲事上门，是赤坂荞麦面店老板介绍的。对方与伸胜早已相识，曾一度一起工作过，是个名叫文子的漂亮女孩。两人结婚后，这家原本只是老板手艺不错但态度冷淡的面店，变得明亮而亲切。

夫妻俩认真工作，并很快生下长子和明，三年后再生女儿由美子。吃饭的人增加，生活固然比较辛苦，但因为伸胜和文子都出身寒微，丝毫不以为苦。他们反而认为这就是人生，大家都过得差不多。两人默默耕耘，长寿庵的生意始终兴隆。随着营业额逐渐升高，长寿庵开始有盈余。

长寿庵平安地迎来店庆十周年的时候，房东问伸胜要不要买下这块地。房东说：“你们年纪也大了，做不了多久。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不知道是否还能这样租房做下去？不如独立开店，反正生意还算顺利，贷款应该也没有问题。干脆放手一搏吧！”

被一向多蒙照顾的房东说“做不了多久”，伸胜夫妻听了自然很难过。但考虑到现实问题，房东说得也没错。如果维持现状，未来的确令人不安。

夫妻俩仔细商量，决定听从房东的建议，背了大笔借款，过去存的小额积蓄也拿了出来，算是拥有了自己的小小城堡。房东也跟着一起高兴，帮他们思考下一个目标——重建店面和新家。考虑到未来，房东提议改成钢筋水泥建筑。不料他在家昏倒，半个月后便撒手人寰。过世得太突然，令人遗憾。

对伸胜夫妻而言，生活的最大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要将长寿庵改建成漂亮的店。这样做才能报答过去多方照顾自己的房东，完成他的遗愿。

长寿庵的经营几乎没有遇过大风大浪，只有过一次重大危机。那时

正值地价高涨的泡沫经济时期，有人到处炒地皮。房东过世后，继承他名下地产的子女将长寿庵旁边的土地转卖给了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就买方而言，整片土地旁边开着一家破旧的面店，感觉总是不好，所以想出钱一并买下来，但是伸胜根本不想放手。于是一场难以妥协的对立着实让伸胜心力交瘁好一阵子。幸亏对方是正当公司，没有找黑社会出面干涉；而长寿庵占地也不是很大，不用那么大费周章。只是每天必须应付混在客人里的开发公司职员，让一向不爱说话的伸胜伤透了脑筋。

但随着泡沫经济崩盘，土地价格一落千丈，开发商的攻势戛然而止。原本计划在房东子女卖出的土地上建设大型公寓的计划也被迫中断，长寿庵因祸得福，逃过一劫。

经过这场灾难，总算可以改建店面重新开张。高井伸胜十分欣慰，遵照房东的遗言，建成了钢筋水泥材质的三层建筑，一楼是店面，二三楼用来居住。楼的名称是“长寿庵大楼”，本来女儿由美子吵着要取更好听的名字，但伸胜坚持主张。因为是长寿庵的大楼，当然就叫长寿庵大楼。

不论是对伸胜还是高井家中其他成员而言，这都是最棒的一天。文子好几次都说道：“今天是人生最好的一天！”由美子笑着回答：“今后每天也都是最好的一天，所以只能说是最好的其中一天！”文子笑道：“说得也是。”跟父亲一样不爱说话的和明则站在一旁微笑。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帮父亲做生意的和明，将来将要继承这家店。

未来应该是美好的，长寿庵和高井家的运势应该会扶摇直上。

当时没有人有所怀疑。

“哥，电话！”由美子举起收银台旁的粉红色话筒，对着后面的厨房大喊，“栗桥打来的。”

和明用抹布擦干手，绕过柜台，快步来接电话。白色的帽边沁着汗水，额头也闪闪发光。新店开张，店里生意很忙。和母亲一起负责点餐送餐的由美子也忙得不可开交。

看见哥哥走过来，由美子一手遮住话筒，并压低声音说：“如果找你

出去，一定要拒绝。”

和明点点头。

“一定要拒绝哦，哥你就是人太好了。”由美子再三叮咛后才交出话筒。和明对着话筒礼貌地说道：“让你久等了。”

由美子不太高兴，难得今天工作得很来劲，居然来了个杀风景的电话。由美子不喜欢打来电话的人——和明小学时的朋友栗桥浩美，甚至可以说讨厌他，希望他不要接近自己的哥哥。

栗桥是哥哥小时候的朋友，由美子从小就认识。从长寿庵前面的马路向北直走就是商店街，栗桥药店位于商店街尽头。栗桥浩美是药店老板的独生子。因为都在商店街，两家大人也彼此认识。

小时候由美子经常跟在哥哥后面，也常跟栗桥一起玩。说实话，比起愚钝的哥哥，栗桥看起来比较帅，她一直都很喜欢他。栗桥跑得快、运动神经发达，总是活蹦乱跳地跑来跑去，不像哥哥老是不能入选球队，只能坐在一旁纳凉。学习成绩方面，哥哥连背九九表都很辛苦，栗桥做什么都很优秀，名次也是班上第一，还是整个年级前三名。

由美子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学四年级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所有日记簿都妥善保存着。这次家里改建整理物品，她翻开了收在衣橱里的童年记忆，对于那些幼稚的文章和笔迹，自己也觉得害羞又好笑。其中，她在小学五年级时对栗桥的想法是：“如果哥哥能像栗桥一样会运动和读书就好了。由美子喜欢栗桥，觉得哥哥是笨蛋。如果栗桥能和哥哥交换该多好。”

一个人看着这些文字，由美子不禁羞红了脸。没错，在那个时候，栗桥还是由美子憧憬的星星王子。

翻阅泛黄的日记，唤起由美子诸多记忆。每一幕都令她深深感到过去确实做过不少事伤了哥哥的心。因为太过羞愧和难过，她几乎想将所有日记处理掉，但又觉得太卑鄙，这样做好像是要掩埋过去，装作没有这回事一样，于是又勉强保存下来。

那天晚上她向和明坦白：“以前我写了很多哥哥坏话的日记找到了。”和明只是笑笑说：“我以前真的是很迟钝啊。”

和明小学和初中的学习成绩都很糟糕。他绝不是懒惰，性格也很老实，老师交代要预习他一定照做，从来也没有忘记练过习题，但成绩就是好不起来。

运动能力和功课一样，实在是差劲得可怜。尤其是上了初中，运动项目增加了，他的笨拙益发明显。

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和明在初一时加入了软式网球社团，到了第二学期，担任顾问的老师劝他退出，他只好不情愿地答应。顾问老师说他动作迟钝，会干扰其他学生，平常态度和气的文子因此气得到学校找校长理论。当事人和明顾及同学的想法，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乖乖退出社团，整件事便烟消云散。

这件事情，由美子也记录在日记里。混乱粗大的笔迹显示当时的气愤，她写道：“哥哥实在是太迟钝了，太丢人了！”如今重读，由美子不禁心痛得眼眶泛红。

栗桥也加入了软网社团，由美子在日记里写道：“栗桥就不会被迫退出。”可是作为多年的好朋友，栗桥既没有站在和明这一边，也没有安慰他。由美子对此完全没有批评。当时软网社团有少数学生抗议顾问老师的做法，决定与和明一起退出，但栗桥始终装作不知。当时年龄尚小的由美子对此根本没有感觉。如今她心想，我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鬼。

离开软网社的和明，接着又去敲游泳社的大门。游泳社的顾问老师人很和气，参加社团的不乏害怕水不敢碰水、准备从头学习游泳技巧的人。和明的班主任看过这里的指导方式才推荐和明报名。这个选择没有错，在这里和明不像在软网社一样感到自卑，其他成员也不对他白眼相向，他的水性也渐渐好了起来。而且还遇到了人生的重大转机。

游泳社的顾问柿崎老师，当年三十岁出头，身材矮小但浑身肌肉，属于运动型老师。他在和明初二暑假的第一天，来到长寿庵家访。惊讶的伸胜和文子慎重出来迎接，听了柿崎老师的一番话，感觉更加吃惊。老师说和明的学习成绩和运动神经不好，并不是能力不够所致，而有可能是视觉障碍造成的。

这件事由美子在日记用大而显眼的笔迹写道：“哥哥的眼睛好像不太



好。”柿崎老师来访结束了和明痛苦的童年，也跟栗桥不再是由美子的星星王子有关联。

由美子在店里巡视，随时收拾客人用过的碗盘或添冰水。和明还在打电话，由美子不时皱眉看着哥哥。他好像很想说什么，却被抢白说不过对方，如此反复，着实困惑。

粉红色电话是长寿庵预约专用的，不应该用来私人通话。这件事和明应该也很清楚。他也不想赶紧结束交谈，只是栗桥不让他挂电话。

由美子气得走到哥哥身边，故意大声说：“哥，店里正在忙，你赶快挂电话！”

和明心虚地看着由美子，然后对着话筒说：“我正在忙，真的没办法。”

听起来语气就很软弱，由美子益发不高兴。难道不会说“我不能跟你做朋友了，请不要再打电话来”？

总算挂上电话，和明擦拭额上的汗水，对由美子笑道：“真要命。栗桥这人就是这样。”

“什么就是那样这样的！”由美子尖声说道，“他就是自私，完全不顾及别人的不便！”

“不要这么说嘛。”和明敷衍地说完，便回厨房。

由美子还想多说几句，电话铃声又响了。这一次是点外卖。她收起怒气，改成做生意用的开朗语调应对。

接着的一个小时里，大家汗流浹背地专心做生意。新店开张，外卖订单比较多，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负责送外卖的勤工俭学男孩，抱怨饿得两眼昏花还是得送。见他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由美子决定出马帮忙。正在厨房准备之际，有人拉开了店门。由美子反射性地对着门口大喊“欢迎光临”，却发现进来的客人是栗桥浩美。

“是栗桥啊。”正在角落收拾桌子的文子立刻出声招呼。

“你好，阿姨。”栗桥回应。与其说是点头致意，根本只是动一下下巴，微微点头笑一下而已。他穿着薄衬衫和休闲裤的春装，右手腕上戴着大型潜水表，看起来就像是男性时装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

“店变漂亮了呀。”